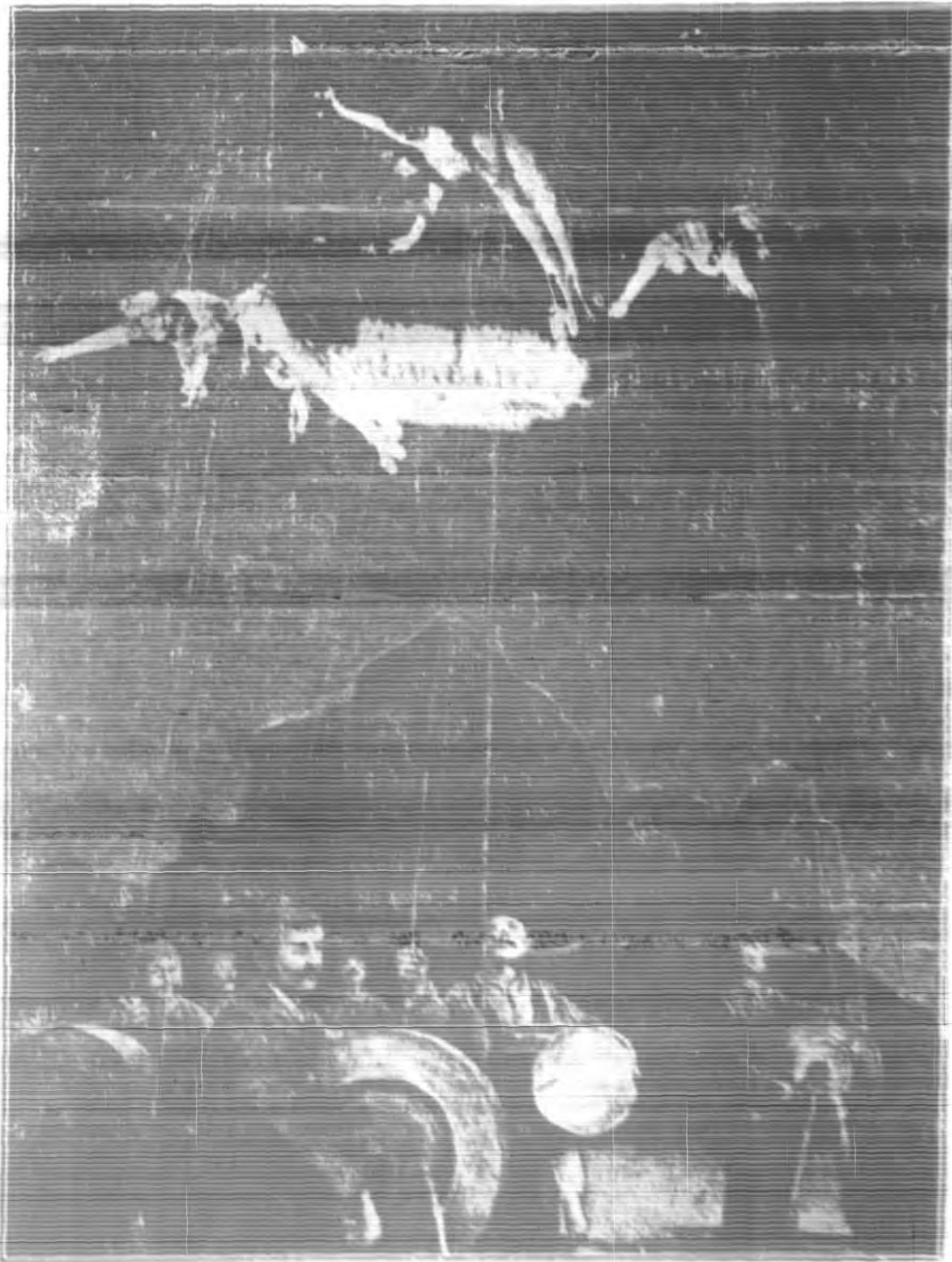


6-10

1949-11

# 相 台 舞

十一號第六期出版



形情劇演國劇大羅屋利牙匈

新編小說出版社發行

# 新劇小說即日出版

朱雙雲編

## 新劇史

新劇至斯已躋盛域顧開新劇先河者屢躡屢起孤詣苦心亦正不可沒史乘之作詎容緩哉是書朱雙雲先生以新劇先進兼主筆政文章優美劇驗精深俾成手編先生其中有綱有目有年表有本紀有列傳有雜俎有五彩像片實兼龍門紫陽兩家之遺緒愛好新劇者不可不人手一編茲已脫稿卽日出版

## 新劇家照片

俱係最新的爲各書所未載

## 序言

包天笑周瘦鵝

葉小鳳管義華

鄭正秋王瘦月等十餘人沈石農

## 內史

### 綱目

自己亥始至六四大團體聯合演劇止凡十六年來各省各地之劇團劇事莫不詳細

### 傳記

本紀三十篇  
列傳多篇

## 外史

### 派別

劇人自定的天然分別的

### 軼聞

新劇考證笑話軼事等

### 評論

約十餘篇

### 雜俎

名目繁多不及備載

以上各類均係雙雲先生費數年工夫始成之非一朝一夕所可造作也至于綱目一門舍先生以外恐無他人能言之者願海內諸君察焉慎勿以尋常書籍視之可耳定於本月底出版洋裝一厚冊定價六角

# 新劇小說即日社出版書籍

## 戲劇大觀目錄

### 第一集

#### 史傳門

新劇家史傳  
名伶史傳  
女伶史傳

現已付印即日出版

#### 記載門

梨園軼話  
戲學淵源

#### 論說門

新劇論說  
舊劇論說  
(說明書附)

#### 圖畫門

新劇家小影  
名伶小影  
客串小影  
女伶小影

#### 叢談門

伶評  
瑣語  
劇界評  
舞臺一覽表  
人物表  
話

編輯者

許天驥  
朱勤耕  
漁補

#### 劇本門

新劇劇本  
舊劇腳本  
(幕表附)

#### 雜藝門

崑曲底本  
新曲本  
灘簧  
工尺板眼

梆子腳本  
新唱歌本  
吹打調子

二

# 新劇小說即日出版社書籍

## 新劇 (編天嘯許) 第一集要目

### 第一種圖畫部

一中國著名新劇家小影

第三種紀事部  
一嘯天新劇經歷紀

二中國著名新劇小影

二新劇界大事紀

三東西著名新劇家小影

第四種文藝部

四東西著名新劇小影

一小說(血痕花)可編作劇本者

五中國舞臺佈景及建築

二劇本(多情之皇帝)法國名劇

六東西舞臺佈景及建築

三詩詞歌賦

第五種雜著部

一新劇名人小傳

二新劇考

三雜文

# 新劇小說即日社出版籍

## 雙雲館劇話

朱雙雲先生乃海上評劇家而兼新劇家者耳主持報務有年所發言論守正不阿早已名播海內對於戲劇泛者可比觀其手筆者類能知之毋庸贅述茲者承先生雅意以數年來關於劇界之著作概贈與本社令印成專本以贍海內愛此道者之檢覽現已付印不日出版所有簡要門類均列於左

四

名伶小照  
新劇家小照

遺聞軼事 文苑 笑話

顧倒鴛鴦

公子無緣

孝子尋親記

家庭革命記

破鏡重圓

馬介甫

險姻緣

薄命花

一女三姻

落花夢

寄生花

義丐武七

以上各書正在  
編輯不日出版

# 新劇小說各版已社出書籍

## 惡家家庭 新茶花淚碑

是書爲新民社鄭葉風所編描摹黑暗家庭狀態無微不至個中情節最爲悲慘，曾觀斯劇者無不淚下沾襟。現請耕漁室主編爲小說計三萬餘言，約百數十頁文章，簡淺趣味興濃，大有可觀。並附新劇家化裝小影數幅，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新茶花一劇原名緣外緣，前數年春陽社王鐘聲許嘯天合編，乃近時著名之愛情新劇。海上新舊各舞臺每演一次，無不爭先恐後。現請小說家勤補齋主編爲小說，其中情節較劇中更爲周到，特加原撰近編及新劇名家化裝小像，精采五色封面，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 妻黨同惡報

是劇爲新劇同志會陸鏡若君所編，劇中以恩怨家為題材，以來已風行一時。其佳處觀者類能道之。茲特請天隨室主編成小說文筆綺麗，趣味興濃，愛觀新劇者不可不手置一編。首冠新劇巨子化裝小影數幅，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是劇爲伶隱孫菊仙所編舊劇，中演此者演不一演，觀者多爲之淚下。現請夏秋風陳耕漁君合編小說，個中情節可歌可泣，作者寫來尤覺悲慘淋漓。凡有家庭者不可不人置一編，以作妻黨之殷鑒。洋裝一冊，定價四角，內附新劇巨子化裝小影數幅。

血淚碑一劇爲海上最有價值最著名之哀情新劇，顧曲家無不嘆爲觀止。茲由童愛樓先生編爲小說，現已銷售五千餘部，刻又再版出售。

# 錢化佛賣畫潤格

錢君爲新劇界滑稽巨子固海內同所贊許者也工丹青善書雙鈎字但不肯爲時所用余瞞之始獲允諾茲將其賣畫潤例開后

## 人物仕女雙鈎花草墨龍潤格

橫堂  
軸

三尺三元  
四尺五元  
五尺七元

六尺十元  
八尺十四元  
丈二尺四元

## 屏軸每條照堂軸減半

紹扇每件一元泥金加倍冷金加半

學界半潤帳眉手卷每尺元半

以上工細鬚眉泥金磁青夾宣均加倍補景點品面議

潤資先惠一星期

取件

代訂者 朱勤補 陳耕漁

上海大新街民鳴社帳房四馬路新劇小說社四馬路戲世界報社代收

# 好白相第六期目錄

小說 東郭奇傳

飛鴻子

小說 苦命鴛鴦

佛影

小說 玉魚緣

如湛

小說 歡喜冤家

天風

小說 迷津夢醒

漁郎

小說 白髮紅顏

病夫

小說 言情洪喬雪影

漁幻

小說 豔情春閨夢

慧禪

小說 寫情愛情淚

天憂我生

## 目 錄

期 六 第 相 白 好

A 962962

期六第相白好

小哀  
小說情  
情敵

目錄

二

劍鹿

本小說洪喬雪影著者



周漁幻君小影

中 國 書 填 熟 之 內 容



警世小說

# 東郭傳奇

飛鴻子

先聲 總提本傳

好白相

第六期

開場（末上）（西江月）莫怪吾窮益老也知編國皆公斯人不脫利名中盡是乞牆登壁長袖妻妾易樂高襟仲子難逢而今不貴首陽風索把齊人尊奉

（坐介）

（白）老夫儲子在齊王駕下爲臣只因鄒國有一孟子平生居仁由義點霸尊王抱道自重不肯往見諸侯現今僑寓於齊吾王待以客卿之禮常使人私窺疑其有異於人昨日往雪宮謁見對坐相談我問他先生果有以異於人乎他說道君子存心光明正大堯舜可同小人處事搖尾乞憐妻妾難見當初我夫

東郭傳奇

一

東郭傳奇

二

子周流列國。用世情殷。王孫賈。勸他媚寵。他便說獲罪於天。彌子瑕。要送他衛卿。他又說得失有命。雖是美玉思沾。終不屑詭遇求合。這是個萬代宗師能得出處之正者。我一生願學孔子而已。有一班游說之徒。不以聖人爲法。執鞭欣慕。今之求富貴利達者。皆乞人類耳。在他自己不以爲怪。那知旁人看見。替他忸怩。所以晏平仲家使車的。何嘗不揚揚得意。倒被他妻子一番痛罵。你看這婦人還有些男子氣。我等爲丈夫的。爲何不立個志呢。因言齊人之事。以爲無恥者驚。有沁園春一詞歌來大家洗耳。

世事堪嗟。且把奇聞仔細論評。誇時常結納。都爲勢官。相邀來飲宴。盡是公卿暗到牆間。復登壘上。可笑乞憐太不情。言無定。奈閨人眼裏。早看澄清。時方恰值清明。見東郭家家祭祖塋。他急忙哀告。拾人冷炙。左右顧盼。啜爾餘羹。回至

中庭泣相謔謗，不禁長吁短嘆聲。眞如夢。那知歸來候，驕態還生。

既將書中大意，補敍一番，因再總括幾句，以作論斷。

走東郭的齊人英雄本色。 謔中庭的妻妾女兒深情。  
隱於陵的仲子清廉君子。 私壟斷的王驩勢利先生。

道猶未了，那齊人早已登場，列位請看。

當年真似戲。今日戲如真。欲識廬山面，須觀優孟身。（下）開場一詞，撮提大意，總冒全局，有多少感慨鄙夷之意。特作局外指點，此爲一呼，末回應，結章法最爲謹嚴。

是傳所引，皆齊人齊事，不出孟子一書。中間以陳仲子作關紐，是要緊所在。以王使人瞞夫子，章縲子入手，天然來路，先將正意提明，次以孔子爲法，絕大議。

東郭傳奇

四

論、又引晏子一事、恰與本傳映合、鋪敍最爲分明、斷語尤覺諦當、先聲餘唱、本  
仿桃花扇一部傳奇、筆凜春秋、不得以小說目之、

第一回 妻妾處室

(黑淨大鬚粉臉方巾皂衣上) (一剪梅) 天將何物遣閒身。酒肉三分妻妾。  
三分英雄氣。短笑由人欺我紅裙傲我紅裙。梁鴻婦不厭清貧。莫問晨昏且度  
晨昏。一生媚骨被時嗔也不殷勤孰肯殷勤(坐介)任從人笑罵難識我行藏。  
(笑介)(字字雙)我是人間口腹郎。裝臟裝臟。嬌妻美妾配鸞鳳。快暢快暢朝  
朝醉飽有奇方。胡撞胡撞縱無廉恥又何妨都喪都喪。

(白)在下非他齊人是也。身長九尺。不過酒袋飯囊。力舉百鈞。卻是好吃懶  
做。如今田里蕩盡。想了個自在營生。每日踵門而告。也能不飢不寒。從前踰

東家牆。搜其處。子得了一妻。後來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又得了一妻。他兩個同居一室。到也和好。我雖無宮室之美。却有妻妾之奉。但他們心高志大。動不動要惜臉面。顧廉恥。所以這個稱貨的買賣。不敢教他們知道。我出門時。被衫衣回來。則服堯之服。誦堯之言。他們問誰與飲食。我就把些富貴人來哄他。到也被我哄得過了。這都不在話下。你看日上三竿。不得於食。則熱中口腹。有飢渴之害。不免改換衣裝。前去乞討便了。

(起換破衣破帽介唱) 擬一頂不正冠戴在頭上。換一件不完衣。露着胸堂。手挾着禦暴的一條木棒。出門去。一任我遊走四方。婦人們說禮義。恥弱爭強。怎知俺出幽谷。善變行藏。欲生活。忖度那夏水冬湯。嚙爾與蹴爾與。又有何妨。我且去穿大街。遊編小巷。得些兒流歎飯。小補空腸。(下)

東郭傳奇

六

好自相白

期

六

第

(旦上引)荆釵裙布不爲貧。只願男兒強似人。(小旦上引)魚水夫妻巾幘伴一家和好值千金。(旦)奴家齊人之妻是也。(小旦)奴家齊人之妾是也。(旦白)妹子我與你同嫁良人情投意合到也罷了只是他惟無恆產因無恆心故我若有不豫色然(唱)自從咱同嫁了良人一個大役小小事大合家安樂怪夫君無百畝竭力耕作曠安宅舍正路不修天爵況家中食無餘餐廄常缺是人也俯不畜如之奈何(小旦白)姐姐這也說不得了(唱)論大義爲無後方纔娶我猶恐怕進門來定起風波那知道好姐姐待我不錯不藏怒不宿怨何等謙和滿望他修其身養氣守約隨夫貴隨夫賤且自過活誰料想自暴棄有爲不可這都是我與你命運坎坷。

(淨換衣巾醉上引)我好醉也雙眼模糊天地小兩腳顛倒路途遙有人學得

好白相第六期

此方去醉飽不須費半毛來此已是自家門首待我叩門（叩介白）開門開門  
（旦白）丈夫回來了你去開門（小旦）曉得（開門淨入坐嘔吐介小旦捶背  
拭口介淨）好醉好醉（旦白）你在那裏吃的這樣大醉（淨）聽我道來（唱）  
有一個齊世卿仲子哥哥在蓋邑做大夫萬鐘祿多他那裏使數人路上邀我  
（小旦）邀你做甚麼（淨唱）要我去嘗嘗酒還吃燒鵝（小旦白）吃了就該早  
些回來（淨）不要說起（唱）方辭了蓋大夫罷蓋停酌又遇見景丑氏栗拉落  
索要留我住一宿我說不可炙熊掌烹鮮魚喝了又喝（旦白）喝得太多了  
淨白）這兩處喝的還不算多哩（唱）到午間在公行門前走過他家中有喪  
事賓客巍峨我入門纔將那眼角一抹見都是戴烏紗衣錦穿羅這其間王右  
師威權自著氣昂昂坐首席趨奉人多獨有個孟老叟古板不過仰着臉不禮

他。自。斟。自。喝。還。有。那。淳。於。髡。說。話。尖。薄。文。莊。暴。武。沈。同。都。是。同。桌。老。陳。賈。小。尹。  
士。齊。來。勸。我。不。覺。的。入。醉。鄉。回。家。日。落。（二旦白）這。是。你。惡。醉。而。強。酒。快。去。睡。  
罷。（淨）來。扶。了。我。（淨以手搭二旦肩背叫介）大。夫。人。（旦）啐。甚。麼。大。夫。人。

（淨）二。夫。人。（小旦）卒。甚。麼。二。夫。人。（淨白）我。日。後。坐。了。官。你。們。豈。不。是。夫。人。  
麼。（二旦白）不。說。醉。話。罷。你。這。副。嘴。臉。還。要。想。做。官。哩。（淨笑介）哈哈。你。們。那。  
裏。知。道。若。要。做。官。正。用。着。我。這。副。嘴。臉。哩。（唱）你。二。人。都。不。要。恥。笑。於。我。且。看。  
那。爲。官。的。花。面。儘。多。偏。天。下。文。共。武。一。個。一。個。大。半。是。白。鼻。子。粉。抹。眼。窩。（二  
旦白）睡。去。罷。（淨唱）左。擁。妻。右。攜。妾。三。人。同。夥。嬌。的。扶。着。我。去。夢。南。柯。（

好白相第六期

全下）

從飲食上起，不過口腹之徒耳，中間隨手帶出無數齊人，俱是下文伏筆，總

爲富貴利達者作引信手拈來都成妙諦真是說得天花亂墜目眩神迷言及後日做官眼光直射到末二回一篇之虛冒在此傳中多集孟子成語尤佳其章法字句俱不潦草

起首二詞便令人解頤道白尤妙極趣極妻妾兩相私嘆亦理所固然中一段分三層第二層不重第一層伏下七回第三層標出孟子不與驩言特筆也末一段善戲謔兮夢字與後呼應是此傳之歸宿

言世卿必帶出仲子可見仲子是此傳中出色之人以後齊人投足蓋邑田戴乃齊人之主故先言之王驩實正意所關特重有之淳於髡與沈同亦頗要緊餘俱襯託蓋髡乃驩之亞尖薄二字下得當沈同爲伐燕之主帥故曰武也陳賈必曰老者以其老臉皮厚解王之慚與景丑用老生腳色同士誠

小人故曰小尹士俱見書法安得以戲詞而忽之耶

齊人本無姓名人者貶詞也亦統詞也猶秦人楚人宋人越人之類後稱齊將爺齊老爺卽以齊爲姓求富貴利達者八九兩回皆就此一人說人字又以作名奇故九回內有齊人伐燕非節外生枝也寶繳還章首齊人二字巧妙之至以夢南柯結則戲也夢也一而已矣

(未完)

哀情 小說 苦命鴛鴦

英國遜斯默爾原著 佛影譯

英國哈萊斯市有大族二。一曰屈來剖。一曰脫斯克。勢均力敵。積不相能。漢拔趙轍。秦詛楚文。乃至二家之僕隸。圉牧。以及姻姪朋舊。亦後溝水東西。此讐。彼讐。偶遇於道。怒從中來。莫不以武力為解決。而齒牙間。斷斷之爭。猶其餘事也。職是之故。哈萊斯市之秩序。頗為之不靖。

光陰荏苒。已至年終。屈來剖大開宴會。祝賀新年。延攬嘉賓。姝麗凡有美譽於哈萊斯市。而非出於脫氏者。咸轂交蹄。鬪於屈家焉。五侯婁護之鷄。十日平原之飲。有佳人曰求勒。脫向爲脫斯克之子利喬痕所鍾情者。亦與會焉。是會既

不容脫氏一派之親戚朋舊而利喬痕以愛求勒脫之故遂千方百計必欲躬與此會其呵奇柯生因勸其戴假面而進蓋是日之會粉白黛綠桀桀成行呵奇柯生欲使之編觀美婦人曾經滄海難爲水知其所愛者乃人中下也且求勒脫爲無情之女雖利喬痕寤寐傾倒而求勒脫則漠然於懷毫不爲動故呵奇柯生欲借以斷其情魔也

於是利喬痕呵奇柯生偕其友佛朗土布戴假面而進宴會屈來部頗歡迎焉酒池肉林哀絲亭竹極一時之盛復導之與諸婦跳舞且欣然曰我少時曾戴假面與婦人耳語庸何傷三人旣跳舞於婦人之間利喬痕目擊一少年女子豔麗嫵媚風深嬝娜有若天人自語曰天下安得有此美女耶如此淑姿婆娑羣雌粥粥之間誠如白鶴之翔於雁陣而鳳鳥之立於鷄林也然相逼而來雙

好 相 白 六 第 期

目炯炯不謂利喬痕一人私語已爲治巴達所聞

治巴達者屈來剖之姪性頗躁急熟聽利喬痕之語言憤不可解以爲何物獫奴乃敢唐突西子莫謂我寶刀不利我誓必殺利喬痕然屈來剖力阻之以尊俎干戈殊非敬賓之道且利喬痕聲施爛然輿論攸關拂人之性者不祥孺子可教少安毋躁於是治巴達不得逞其憤然欲圖異日之報復也

利喬痕者饒勇力善詼諧固翩翩絕世佳公子也當時在舞跳場中上九天而下九淵惟吾美人之是思乃憑假面之特權恣所欲爲寢而執此女之手放膽言曰容客一執神女之手乎倘以神聖不可侵犯容客吻神女之手以贖罪乎女答曰神有手許客以撫不許客以吻利喬痕曰神無吻乎客亦無吻乎女黯然曰吻所以供祈禱利喬痕曰神女請容客之祈禱不然客甯死於神女之前

時女方啓瓠犀之齒，嫣然一笑，再欲有所云而利喬痕方注目傾耳，再欲一聞其所云蓬山已近，風引仍回詎有一老嫗者，遙招此女而去。翳何人？翳何人？蓋其母也。

利喬痕悵惘者久之，因旁詢左右，此女爲何許人？乃始知此天仙化人，卽屈來剖之女費雪克兒也。然而情實勝仇，利喬痕企慕之心，不爲減殺。時費雪克兒亦知利喬痕爲脫斯克之子，身無綵鳳之翼，心有靈犀之通，惟恨夙仇之難融而已。絕頂樓臺人散後，華堂燈燭夜闌時，利喬痕與其友均匆匆謝主人而出。然而利喬痕徘徊歧路，不知所居，心之所思，足跡隨之。已中道折回而復至於屈家之宅旁矣。其地適爲菓園，利喬痕涉想旁皇，以爲美人之寢室必與菓園相接也。遂踰牆而入，潛身園中。時萬籟俱寂，冤魄當空，忽見西角窗內翩若驚

好

白

相

六

期

鴻之影急趨而前。果目想神遊之絕代佳人。費雪克兒也大喜過望。既不能自持。忽悚念曰。夤夜何時。越牆何事。齒爲之擊。汗爲之涔涔不已。

費雪克兒固不知窗外之有人也。不覺獨語曰。利喬痕利喬痕君何爲而爲利喬痕曷不匿君之父。更君之名。利喬痕聞之大喜。旣而費雪克兒又三復斯言。利喬痕情不自禁。慕隔座之送鈞託微波而通語。因悄然言曰。萬事惟吾美人之所命。利喬痕三字若不悅美人之耳。余不爲利喬痕亦可也。費雪克兒忽聞窗外人聲。神耶。鬼耶。夢耶。醒耶。非利喬痕耶。果利喬痕耶。一剎那間幻念起滅。恐懼變爲歡喜。歡喜變爲狐疑。無已。姑發問以試之。因亦悄然曰。誰導君來此者。利喬痕曰。情實導余。費雪克兒揣其音聲。玩其語調。果利喬痕也。自念前此獨語之言旣爲所聞。亦無可掩。因復悄然謂之曰。天長地久。玉人珍重。利喬痕。

仰天誓曰。余若有負吾美人者。則狗彘不食。費曰。情不可遏。禮不可亂。萬種思想。俟之明日。無事久徘徊爲也。

利痕痕越牆而出。則東方已白矣。信步而行。卽至修道院訪勞倫斯。勞倫斯者。高僧也。見利喬痕神色倉皇。以爲必求脫脫之。故蓋勞倫斯素知利喬痕之愛。求勒脫而眷戀。費雪克兒實出其意表也。後利喬痕爲言其實。且求作冰人。將卽日娶費雪克兒。勞倫斯領之以爲蒼鷹擊於殿上。白虹貫於天邊。傷心九世之仇。彈指千年之劫。倘爻占歸妹。卽誼等家人晉秦聯駢馬之歡。蠻觸罷蝸牛之釁。是亦老僧平日排難解紛願也。因函約費雪克兒至修道院。勞倫斯爲之聯手結神聖婚姻。禱告上帝。莊嚴齋宇。好締良緣。憑藉慈航爲懺夙孽五世卜。鳳凰之吉。三生證鸚鵡之禪禮畢。握手把別而歸。

## 好白相第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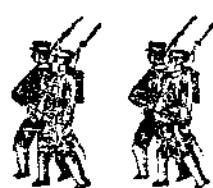
是日也利喬痕之友呵奇柯生與佛朗土布散步街衢遇治巴達治巴達者昨夜欲擊利喬痕於宴會中者也譙讓佛朗土布不應交遊利喬痕佛朗土布亦負氣答言不遜釁端忽開適利喬痕自修道院行婚禮歸遇焉治巴達又以詈佛朗土布者轉詈利喬痕曰儉父曰惡少不絕於口利喬痕以治巴達爲費雪克兒之兄不願爭執其兄彎弓垂涕而道同室有鬪被髮而則願解此日之爭藉釋當年之怨故殷殷焉向治巴達道歉施禮而治巴達則惡脫氏如猪鬼彼愈恭此愈倨不受調停拔劍相向佛朗土布不知利喬痕之苦衷覩此狀態引爲奇辱卽與治巴達相激毆利喬痕呵奇柯生極力排解亦歸無補卒之佛朗土布受重傷一蹶而斃於是利喬痕不復能忍出治巴達之不意猛搘其吭立殺治巴達流血五步伏屍二人於是闔城鼎沸

哈萊斯市主公大怒且以二族常相擾亂決計重懲亂首維持治安立卽鞫詢始末以呵奇柯生目擊格鬥必知當時狀況呵奇柯生爲述因果然頗偏袒利喬痕時屈夫人憤甚誓必復仇要求主公嚴處凶犯以爲呵奇柯生一面之辭不足爲憑若不治利喬痕殺人之罪無以慰死者於九泉之下而利喬痕之爲其新增固所不知也然脫夫人則辯護其子之無罪又甚力主公以爲不戢狼心之暴難消雀角之爭執法援理判決利喬痕以徒流至孟特安之罪

自費雪克兒之新婚而歸也不數時間忽得利喬痕虐殺其兄之噩耗歡喜變爲怨恨以爲利喬痕眞人面而獸心者也旣而怨恨變爲歡喜以爲治巴達雖死於利喬痕之手而利喬痕尙得依然無恙也及聞主公之判決則又以悲其兒治巴達者轉悲利痕喬矣昨日座上客今日墻下囚寇仇婚媾寇仇婚媾如

期六第相白好

壞無端一寸芳心其憤懣爲何如矣。



苦命鴛鴦

(未完)

第六章 濡援 幽禁

(續) 二名劫後姻緣

如湛

好

白

相

六

期

風雨載道。行人斷魂。母女謝陳君。卽扶柩登舟。款乃一聲。岸已解纜。初行亦頗順利。越八日。已抵福州口。午後西風大作。波浪騰空。前有檣帆摧折者。救命之聲急呼不絕。舟子執舵亦不能自由。竊自分量。恐勿能勝。舟中母女與僕媼三人。覩此情狀。胆碎心驚。女母以救苦救難觀世音。喃喃默頌。無何。抵近口岸。牽舟逆上。而逆風吹浪拍岸。阻舟。卽而復離。者再不得已。見有輕舟繫於岸傍欹側之石。乃以己舟傍之。俟風息始駛。乃經此巨浪捲折。雖母女之驚魂甫定。而阿母頗覺頭暈眼昏。擬登岸散步。女亦隨之。(有船暈者著土得空氣卽能解。

好白相

六第

化顧欲上岸不得不攀隣舟之舷乃使舟子先過隣舟女卽從之庸知舟子未嘗爲女攀舷故女一足甫登一足猶踏船頭而隣舟輕如一葉致失所主岸石墜水而悠悠遽遠見母氏在側則不得不藉母氏手一援乃母氏亦未嘗留意遽與携手相將凌波而下初以爲近岸之處殆有樹根石脚堪以立足不知其汪洋而無底也風排水有若干人萬馬直推女背而出女不敢放阿母則與游泳於澤國之中而隣舟隨水漂流適在女前乃以游泳近之分手各攀其舷方欲與之俱登而母女兩人之身苦爲湖水所吸自肩以下俱失能力支撑過猛舟亦翻覆說者至此疑其決無生理之望矣會有閩省丁寅恭者常以二千石聽鼓韶州武昌起義時兼司土膏局坐辦當反正後捲資十餘萬聞風而遯以滬上爲逍遙窟俟二次民軍起事旅滬者紛紛返鄉寅恭舟經此道停泊

玉魚緣

二十二

好

白

相

六

期

江濱見有一女浮海者。援之以手。丁固有登徒癖者。以女貌豐姿窈窕。乃載之入閩。當時秀娟知覺盡失。初聞泊泊水聲。旋聞嘈嘈人語。自疑已入水晶宮內。而與波臣爲伍矣。迨啓眼。睨之已在舟中。環待者皆不相識之婢僕也。心欲問而喉如梗塞。不能啓口。半嚮勉力而言曰。此何地耶。侍婢告以主人援救情由。女續問曰。我母安在。婢則瞠目不答。復詢之。則曰不知。秀娟姑知阿母必葬身魚腹。大慟一聲。昏然暈矣。僕媼相率來前。紛紛施救。半日始蘇。嘆息呼曰。阿母旣死。兒何生爲。繼思先父之骸骨未安。母氏之戶身莫卜。若從地下更傷兩老於九原。丁又囑侍婢從傍勸慰。秀娟忍痛而從。嗣後抵閩月餘。女病已瘳。哀思略減。寅恭究其底蘊。始悉其爲林敏之未婚妻也。顧涎其色。擬納小星。遂達意於女前。秀娟正色而言曰。先生之德。沒齒不忘。而歛餽爲市鄉之奉。羅敷有

好

白

期 六

夫。決不願也。丁乃幽之別室。冀其自悔。而又恐其自盡。防守甚嚴。女於此時。心如箭穿。恍若置身黑獄。常對人曰。余今者求死不能。求去不得。龜玉檻中。致薄命人長此終古乎。言竟。一慟幾絕。旁觀者亦爲之歎歎不置。丁有三妾。名婉儀者。貞靜而聰穎。爲農家之養媳兒也。寅恭聞其美。私囑其役。設計購得。乃婉儀固係出鄉間。而頗知大義。縱羅綺金釵。妝前羅列。終不能一得其歡。今覩秀娟。狀苦難堪。念及身世。又憐同病。兩人認作姊妹行。時時與秀娟伴話。以消其愁悶。有時談及前情。落下幾點珠淚。秀娟曰。紅顏薄命。古今同然。吾輩女子。不知生前造成幾許冤孽。乃至墜入此現身設法之地獄。何時得轉人輪迴。重睹天日乎。日復一日。寅恭不時奔走女室。種種羞態媚女。思達到染指之目的。秀娟惴惴焉以自防。某日之夕。一輪寒月。逗上簾鈎。寅恭仰顧明月。而喜曰。今夕何

夕。余與卿何妨人月同圓乎。女怒目而言曰。子視余爲何如人也。將以強力脅余乎。寅恭笑曰。以卿神聖。何敢以強力相凌。惟自問待卿之心。較妻妾尤誠。而卿豔如桃李。冷若冰霜。視余幾同蛇蝎之不可近。是真令人不可解者矣。女又痛絕之。寅恭轉愛爲恨。嗤之以鼻曰。余擇於某日。無論汝從與否。納作第四房侍。汝有何能力拒之耶。女聞之。顏色頓變灰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以緩兵之策。對付彼僉。佯笑顧寅恭曰。前言戲之耳。君苟愛妾。當覓得阿母之戶。骸與先父同塗。故鄉使妾之心願始了。而後爲君侍妾。庶無負雙親於地下也。寅恭喜。遂遣僕從三四輩。四出偵尋。月餘竟無朕兆。女終以此事爲阻延計。一夕獨倚床頭。遠聞窗外冷雨淒風。聲聲送到耳鼓。楓葉經霜。爲微颺所撼。蕭蕭作響。如哀蟬譜笛。悲從中來。不禁念及林生之情愛於當時矣。

## 第七章 省親 悍婦

### 好白相期六第

天涯游子久別慈闈。荏苒流光已逾半載。林生抵家後無非以滬杭之風景絮  
絮爲母彈述。母以學校之功課及暑假之考試詳細究詰。蓋望生之學問程途。  
日增進步。斯能得其歡心。夫生母係出名門。頗明大義。嘗謂人生於世。當立業  
建功。而有裨益社會國家上。庶不負天之賦畀。此生如徒擁厚貲。而聽子弟自  
甘暴棄。恐日後之喪身辱名之事。接踵而來。桑田滄海。人事無常。今爲紈絰子。  
安知他日不作乞丐兒乎。成敗興亡。在人自立。况先夫在日時。以挽回社會之  
澆風。與補救國家之危局。自負具此積極之思想。而天不假年。中途萎謝。兒能  
體先人之志。以償其未竟之懷。母以他鄉風景。娛目騁懷。拋郤書詩要事也。生  
繼以養病。寄寓姑母情由。縷縷導及。母聞而歎然曰。余與韋家契闊十餘年。未

玉魚緣

二十六

好白相

有魚雁往來。汝姑丈在粵。現有枝棲否乎。生曰。新補潮州捐稅局長。前已來函。接姑母及秀妹。遷往潮州。月內擬即起程。其所以遲行者。爲秀妹之親事耳。母曰。曾許字何郎。生忸怩不能答。母奇之間愈急。生徐徐而言曰。姑母已允爲兒婦矣。母聞之。則驚訝之色。現於面部。半晌。始言曰。余知秀娟之性。頗慧而淑。聯兒之偶良佳。無如今春汝赴滬後。有同邑沈氏女郎。其父方居政界重要地位。涎我家貲。屢倩純叔來家說項。余以兒年少。後日欲在社會上行些事業。不得不仗彼之援引。且據純叔說。該女郎性敏而色妍。精通文學。爲高等女子小學校畢業生焉。當由汝叔選定日子。已於四月初旬訂婚。擬至明秋暑假歸來。擬爲汝迎娶。家中操作。免汝母一人之負役也。生聞言顏色頓易。然不敢以懊惱語。稍露於母前。惟默然聽之而已。嗟乎。憑媒介一面之流竄。而薦蘿是附致後。

第六期

好白相

第六期

日家庭間之種種變故。愈演愈劇。何莫非因此而階之厲乎。然執是以論。則近今之無恥男女。彼姘少女子。此鬻美丈夫。以爲行其自由之權。而於名譽道德之尊。掃除殆盡。此自由之弊。更甚於專制也。乃生母洞觀世。故知此風滬上盛行。深恐敏兒誤入其習。遂得允純叔之請。而聘此沈沈之女生。快快不樂。思修書見告。恐傷秀妹之心。不告。又恐姑母之望。思潮起落。鹿撞心房。未數日。腦炎如熾。身重千鈞。忽爾譫語喃喃。忽爾昏迷如醉。蓋二豎乘隙交侵矣。母睹生狀。深以爲憂。延醫診視。甚無起色。一夕生疾更劇。聞夢囁。時呼秀妹。母知其隱。卽挽純叔至沈家。通親迎期。並致意親家。凡事草草。亦無妨礙。以敏兒在床。非此不能解其心病。殊不知生母誤會其理。反促成家庭之厄運乎。結締之日。彩輿登門。世俗由加冠婦。以紙燃照轎內。轎頂都以竹木油布布置成。該婦燃照時。以

玉魚緣

二十八

好

白

相

第 六

期

交拜之定時在卽。忽忙不戒於火。伴娘不察。扶新娘進輿。乃入轎片刻。新娘首上之紙花。觸火卽煤。况頭戴鳳冠。未便仰視。及轎內火透突簾而出。須臾驚魂甫定。而後偕生參拜進房。其時賀客。竊竊私語。以爲不詳。余謂生之祖若父。殆不容沈氏之悍婦。入林氏之門閨。故請赤帝作當頭棒喝也。沈女自遭此厄。時時怨生家運蹇。蓋出嫁爲女子一生大事。而適受此小刲。其含恨之心。蓄而不洩。初詞氣之間。若甚鄙夷生母之儉樸。久之則詆毀之聲。達於閨內。房間洒掃事。不許婢僕供役。而偏責於生行之。稍不加意。輒以惡聲誚讓。嗟乎。方紅豆繁思。衾枕伴膏肓之疾。而青衫濕淚門庭。起詬諱之聲。蓋生非畏此婦而甘受之。其實天性純孝。以母擅行此婚事。致羅此苦楚。雅不欲以該婦之悍。達於母前。轉貽阿母悔而激其憂也。是生體親心。無微不至。一日生自友歸時。稍晏。女叱

好白相

期六

跪床前。盛怒鞭撻。適爲阿母婢所睹。卽往訴之。乃生母早失藁磩。祇此敏兒。視爲心頭肉。自幼至長。從未加以薄責。茲聞婢告疑。一時小夫婦之頑戲也。趨視之。若有不豫色。然而言曰。夫婦相敬如賓。有過祇宜婉諫。至笞責之刑法。庭上今已刪郤。豈容於閨房之内。而施之所天之身。自問亦當心痛。夫女子以愛情爲第二之生命。卽視夫婿爲二天。我婦旣產書鄉。而又承教育。抑知聖訓之無違。夫子古諺之夫唱婦隨。要皆具溫恭淑順之性。而融成美滿姻緣。卽整飭家庭。何莫非此爲改良之入手。汝休矣。母現此嘕嘕之怪象也。乃該婦驕悍性成。不但不服其訓。反大哭而首撞姑懷。生母倒退數武。幾致顛仆。卽盛氣出。由是河東獅吼。生家無一日安甯。姑亦不堪其擾。挽族人至沈家。訴其女郎之無禮。無術以化其濶悍。女父久在京陵。而其母更較女尤甚。同邑咸知其底蘊。故不

敢問字其家。當時生叔貪柯金之重。得而欺孤兒寡婦之未曉世情。遂得玉成其事。茲倩人往訴。反遭其母大肆咆哮。斥生母虐待其女。而袒獲其兒。欲函致其父。起訴法庭。生母聞此覆報。惟有啞恨飲泣。竊歎先夫早逝。致受人之愚。而演出此種慘劇。與其在家而嘗此苦味。何如入菴而享些清閑。生屢阻母行。跼泣而繼之以血。卒莫挽其志。

第八章 訪娟 留閩

錦瑟初調。繡囊抱怨。夜深人靜。枕淚緘愁。回思養病館姑母時。呼暖呼寒。溫存備至。問飢問渴。憐愛殊深。同是一身。而甘苦頓殊。恍如隔世。今睹此悍婦在前。不但莫享閨房之樂。且家庭疊起風波。母氏出亡。晨昏何恃。想林生當此境遇。如何泣血痛心矣。生自返家至此。已有兩月餘矣。此兩月中含愁飲恨。絕無生

好

白

相

第六期

趣之可尋。初擬疾瘳後，卽赴杭存問姑母，乃以該婦之悍，如余外出，阿母恐遭其侮，願身受其苦，不爲阿母所簪。今阿母已入尼菴，門庭之蕭瑟，已非昔時盛況。朱子云：倫常乖舛，立見消亡，旨哉斯言！余從此可去國離鄉，立志求學，且便經省地，藉訪秀妹，以罄積懣，詰朝檢點行裝，爰往尼菴辭稟母親，妻亦不爲之強留，遂度江抵杭，卽過韋氏居，入其門，惟有一嫗，瘦老嫗，在簷前曝日，時值深秋天氣，而霜降寒凝，登其堂，則燕雀之巢，早辭梁上，蠭蛸之網，遍佈牆頭，生步上庭階，幾爲黃葉覆沒其屐，而室內之靈樟露冷，風淒塵垢，已堆寸許，叩諸老嫗，始知扶柩猶未歸來，生默計其程，不過一月，卽有事勾留，亦理應返里，生恐爲老嫗昏蒙，未得真相，徧石僕語皆同，生難解難猜，殊深惆悵，竊思以姑母之老邁龍鐘，秀妹之柔弱家質，安能茫茫與社會周旋？或被至友款

玉魚緣

三十二

好

白

相

第六期

留長居彼地乎。抑中途或遭不測乎。籌思良久。莫測端倪。生於是日返寓。胡思亂想。難釋疑團。耿耿中懷。如失魂魄。晚膳後。起步階前。優遊於菊籬之畔。不禁起停雲落月之思。屢欹孤枕。終不成寐。余於秀妹。雖不能結百年之好。猶冀續一面之緣。潮州之行。其能已乎。翌晨。決計整裝。孑然獨往。惟思秀妹此時。已嫁得金龜婿。固爲幸事。不然。如以余婚告彼。未知其若何痛恨也。暮霜晨星。車輪旬日。始抵潮州。遂訪陳君。以探姑母之逆旅。賡颺時方在室修書。致胡督署內之顧友。見客入。擗筆起迎。含笑問曰。先生尊姓台篆及何貴省。林生一一答之。賡颺以誼屬同鄉。殷勤款待。繼詢曰。緣何貴幹辱臨敝處。生以訪問舍親韋氏之旅居對。賡颺聞而詫然曰。令姑母偕女扶櫈返鄉。已茲兩月。林生聞言大爲失望。久之。又詢曰。渠雇何舟。於何日首途。望君速語。賡颺思索半晌。以舟子姓

名及平時停泊何埠。於何日放行。細說一過。生辭出。即至該埠。遍詢所停之舟。均非所述之舟子也。再詢其同業者。僉謂有兩月不歸矣。生至此。心中轆轤。如車輪轉旋。沉思片刻。知此中必有變故矣。嗟乎。天壤茫茫。何從訪覓。行蹤渺渺。莫卜存亡。使君有婦。難尋縮地之方。居處無郎。竟化望夫之石。二人者。情天未補。孽海先沉。是情之一字。爲才子佳人之公敵。彼蒼所悍妒者也。生乃溯江南下。沿途偵探。未得朕兆。一日抵福州。生於市上。購得一物。外用舊報紙包就。悶坐舟中。無所消遣。爰將該報展閱。偶於新聞欄內。載有女屍兩名。先後被人救去。是否復活。容後探明續誌云。云時生方寸已亂。度此兩女屍定係姑母與秀妹無疑。然思如全舟沉沒。不止此兩人。或遭盜刦。何尙有一健僕及舟子等俱杳如黃鶴。揆情逆意。可斷其爲舟子與僕之謀斃矣。顧轉念姑母瀕行時。約計

玉魚緣

三十四

好白相

其川資數。不過百餘元。由往而返。迨至此地。極少又費去三份之一。所存者不盈百耳。豈誠實可恃此僕。以區區數串同舟子。而行此毒計。似出於情理之外。思之思之。百思不得其解也。雖然。秀妹既爲救去。或留在人間。而配得畫眉佳婿。因禍得福。亦甚快事。所苦者。煢煢一老婦。卽慶更生。亦未必容人久留。雨雪風霜。不知棲身何所。念及姑母心爲之酸。首爲之痛。旣思二人沉溺在福州口岸。所救者或離此地不遠。予何妨旅居省內。遍登各報。秀妹素喜文字。或閱報而睹此廣告。未可知也。卽姑母不諳字義。爲容留者所見。及或有以轉告之。萬一無效。僅耗數十元之告白費。容何傷焉。遂伏案撰一廣告。其文曰。

姑母秀妹同鑒。敏抵舍後。兩月病魔。旋經母親訂婚於沈氏。新婦入門。異常潑悍。母氏飽受其苦。遂入尼庵。睹此風雨漂搖之家室。余願久背故鄉。而往

期六第

期六第相好

滻江求學。經姑母家。知尙在潮州。豈驅往而詢陳君慶麤。始悉已起程兩月。不得已沿途遄返。到處探查。甫經此省。適得舊報。有溺救二女屍一則。披覽之餘。驚疑交集。想吉人天相。決無意外之虞。見廣告。祈移玉惠臨。或示地址。以免盼望。(寓某旅館某號林敏白)

(未完)

玉魚緣

三千五

小俠情說 欢喜冤家

天風

第一章 發端

去嘉興縣二十餘里有某村落焉。村有居民數百戶，鱗次櫛比，固儼然一市廛也。村之民多務農爲業，有顧姓者，軼其名，以其行，五人卽以顧小五呼之。年事約三十以來，不務正業，亦無恒產，工柔道而尤精於技擊之術，矯捷善走，若以儻之施耐庵水滸傳中之神行太保戴宗當有過之而無不及也。蓋彼恃有符呪邪術，非此卽不能行。而此則真實本領，不事假借者。然在平時，則亦步亦趨，與常人無異。一旦遇事，則二三百里地，瞬息可達。久居是村，名雖設有小雜貨舖，而實則人第見其終日高踞舖中，無所事事。一切會計店務，悉委諸夥友。每

## 好白相第六期

年必外出一二，次少則數日，多或旬。歸時必滿載箱籠什物，多至不可計。數十人搬運不絕也。或竊視之，則盡爲鋪中所進之貨物。時或以種種舶來之小兒玩具分贈鄰家。小兒女鄉人固多貪嗜小利者，因見其如是殷勤也，多德之而不疑。其有他亦未嘗有人爲之尋根究底也。小五平日喜揮霍衣服，亦極闊綽。對於隣里鄉黨之貧苦者，則時或週恤之，排難解紛，輕財重義，有古俠士風。人以是益多之。當是時也，正太平天國功敗垂成之候，游勇散兵所在恆有故盜賊蠭起，各鄉落間竊盜案時有所聞。獨是村則晏然無事也。遠近知者僉視爲安樂窩。時有周姓者，亦避亂來此。慕小五名，因與之交，固未知其所操何業也。周氏兄弟兩人，兄名伯舒，弟字仲嘉，皆業儒，與小五相稔。既久，彼此無話不談。時吐肝膈雖異，姓實不啻骨肉也。始悉小五實爲穿窬妙手，越脊踰牆，如

履平地。顧其於隣近百里內。未嘗肯輕於一試。是以在他人之未悉底蘊者。驟覲之。固恂恂儒雅。無絲毫可疑處。豈知乃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所謂若論衣冠。亦風雅。何期盜賊作生涯。人之不可以徒取其表也。有如是哉。雖然。世之踞高位。擁大纛者。亦多口孔孟而心盜蹠者矣。則於小五。又何尤哉。

第二章 色迷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嗚呼女色之惑人。甚矣哉。古今來卽帝王將相。沈溺於此者。亦不知凡幾矣。僅就其歷史上之班班可考。而爲盡人所知者。則英雄氣短。有如項王之於虞姬。兒女情長。有如韓蘄王之與梁紅玉。雖所處地位不同。所事結局迥異。而亦可見情關之最難勘破矣。溯厥由來。何莫非此階之厲哉。小五之近隣。有王姓婦者。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美姿首而有淫行。

## 好白相第一期

夫死未久卽醜聲四播村中無賴子多揶揄之鑽穴踰牆之事時有所聞然匪首三十人當其意者殊渺大都因其利心太重慾壑難填故勃谿詬諱聲亦在所難免爭風口角視爲恆情小五固習聞之而亦厭惡之也小五與其居處密邇每出入恆相見小五雖初無歹意而此婦則一往情深心許已久因見小五平日舉動闊綽有類富家翁竊計苟能挑得此人入彀者則予取予求當無虞凍餒矣故每遇小五出入必大施手段弄其姿態而小五則佯作無覩亦若絕無情意也者誦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謝落花之句竊不禁代其輒喚奈何也雖然小五究非魯男子覩此粲者亦不能無動於中蓋強制之功能暫而不能常故久而久之彼此目成心許亦遂爲入幕之賓矣當斯時也小五與其定情伊始鶼鷀相依亞於伉儷凡有所求無不立應訂交不及半載而小五已

所費不貲繼而小五亦萌悔意蓋因小五平時交結爪牙頗廣耳目衆多人言  
嘖嘖僉謂彼婦近又另有所染因之日與疏遠不似初時之往必入夜夜必信  
宿矣然而小五當此亦不母作梅子含酸之態也噫情天偶謫擺脫卽難小五  
祇因當時一念之乖墮入色障種此惡果竟兆異日殺身之禍然則借鑑反觀  
吾人立身處世偶一不慎卽足以戕賊其身甚至如小五者卒致不得善終身  
敗名裂推原禍始何莫非好色一念之誤有以釀成之也操行之不檢可不懼  
哉

第三章 奇賭

自是以後小五與周氏昆仲此往彼來日益親密而於彼婦處竟絕迹不往矣  
然有時亦難免於漏盡更深後作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之想聽蓮漏之丁冬莫

好白相第六期

卜青鸞而信杳。悵銀河之咫尺。有懷玉杵而誰投。幸得周氏昆仲善體人情時。相慰藉。或者載酒遨遊同澆傀儡。或者臨流遠眺。藉豁胸襟。此固一則文人之積習未除。一則俠客之牢愁難破。如此則一舉兩得。亦未始非消遣之一法也。在周氏昆仲因見其操業雖至賤爲不足。齒數而具有特性。與尋常雞鳴狗盜之流不同於鄰近一帶。非特一無所擾。且遇有貧老無恃者。時反資助之。以其仗義疏財。又重然諾。故以俠客目之。以視前清時代之官吏。其名而盜賊其實者。固較勝一籌也。小五生平不常行竊。所竊者非貪官贓吏。卽鉅商大賈之爲富不仁者。以是周氏昆仲樂與之交。而不以爲嫌也。一日周氏昆仲又來與小五閒談。久之伯舒忽以戲言挑之。曰愚兄弟慕君之名久矣。幸承不棄。獲訂深交。然於君之技術究竟若何。則未嘗一覩也。現在吾輩旣屬至好。君肯一展其

期六第相白好

技以飽眼福否。小五漫應之曰。是何難哉。特恐技等黔驥。不值公等一笑耳。且不知事後以何物作彩。仲嘉僂言曰。當折柬相邀。藉圖暢敍。如何。小五曰。是固無不可者。特不知以何物爲的。須於事前說明。伯舒曰。可。余家有錢櫃一事。櫃中貯有歷朝制錢數十串。中有兩串。則純屬康熙年號。君苟能認定。取此兩串者。則當准如。余弟所訂。設席奉酬。以作贈彩。聊誌欽佩。此外更有佳境。他日君如實行。必可卜利市十倍。君其有意乎。顧未稔君於頃間所約之事。將於何日實行耳。小五曰。此事欲行。則行今夜。必卽踐約。惟公等不得於臨時移置他處。或把持手中公等。而果能不施狡猾者。則余亦決不致食言而肥也。如其不能。余亦願照樣認罰。但所云更有佳境者。究不知何所指。伯舒曰。此事且待緩告。余非好爲詭語者。君可無事過慮也。言畢。乃偕仲昆與小五。告別臨行。又重申。

第六相白好

前約小五笑應之曰此本爲爾我至好故有此遊戲三昧之舉豈有失信於人自形其餒者若在尋常固未聞有行竊與事主兩方面預爲訂約也言已乃相與大笑而別

(未完)



迷津夢醒

漁郎

小醒世

爭婚

琴川白無瑕。女士。其母夢吞玉蟾而生。遂名焉。幼聰穎。針繡之外。喜吟詠。其父老貢生。常課以詩詞。清麗無匹。每語人曰。此吾家不櫛進士也。將及笄。遠近爭婚。父母愛若掌珠。凡有名。必與女商。女鮮許可。問之。忸怩對曰。婚姻爲終身大事。容當自擇。蓋其舅氏爲唐舉子。卿一流女。竊觀其秘本。亦善風鑑。不忍拂其意。聽之。

逃學

同里梁溪周生。號博如。家資巨富。遷居虞山。父爲前清某省都憲。七子皆幼殤。

第六期 相白好

生行八故又名八士三歲失恃母延師教之讀質雖敏慧而性好嬉游輒逃學且私竊家中銀錢與頑童輩博會中秋節學校放假先一日母以學費命交塾師生匿之與人作劉盤龍戲大負後師遣館童向母索束修回報已付生帶交詢生生訝曰前日師畫寢某以款置案頭豈未之見耶師信其言懊喪欲死然亦無如之何

婚約

迨女旣長蠻腰柳細樊口櫻含出落得精神別樣風流清明節屆從父母赴琴川掃墓生年亦成童偶踏青郊外於松楸之下遇女驚爲天人問悉同里固平日心慕者回家求母挽媒向白訂婚母難之言再三始允媒往白嫗素聞生意學初不許入問女竟以富貴有命不當因目前光景推測將來禍福爲對父母

愛女情深許焉擇吉迎歸數月間伉儷情篤鸞鳳和鳴於雲路翡翠戲逐於蘭苔女每以業精於勤荒於嬉相勸生勉從之然一卷甫執神倦欲睡女亦明知其暫爲強忍耳

嫖賭

生本喜新惡舊日久愛情由熱而淡由淡而厭初雖女言是聽繼則故態復萌况平日所友者皆儇薄少年遊蕩子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嫖娼賭錢是其所好女雖言之諄諄生竟聽之藐藐甚或反唇相譏絕裾外宿不歸女惟飲泣而已

失恃

其母覩此情形日夕憂鬱成病恐致不起使人往博場數次強挽之歸生怒罵

好相白第六期

曰。骰盆風色方轉。有何大事。催吾歸耶。母聞之氣急填膺。一厥而死。生見母已死。不得不料理喪務。會計家產。以備嫖賭資。但迫於親族之嚴詞責令。守制無可。如何。日惟醉臥。一日有道士來訪。衣履翩翩。入門謂生曰。滿室金銀氣。君何不知。攜藏而使阿堵物輕散。生駭問道士。曰。君家黃白無窮。不必外求。令將椅下。方磚掘起。取土置鑪。鍊之皆是也。生令試之。道士旋出腰間玻璃瓶。將藥水傾入。忽見粲白如銀。令人持赴錢莊。據云絕好紋銀。通市可用。生喜。請益。道士曰。藥水已盡。須得銀三千金。往海外購歸。煉之余。遍觀尊府地土。悉屬銀苗。喏大權利。放棄可惜。但鍊得之銀宜彼此均分。生急允所請。如數付銀。令僕隨去。旬餘。僕空手歸。始知遇騙。然案頭好銀固在也。識者謂道士之藥水先將大小銀圓入水。剝取外面之銀積少成多。皆在藥水中剝過者。卽市上劣銀也。生旣

遇騙並不懊悔反謂人曰與其爲他人用孰若自用之爲妙脫去縗絰夜以繼日惟賭場妓院爲徵逐所揮金如土肆無忌憚

設計

先是女有閨中密友曰治春曰素秋年俱破瓜自小相處誓同生死並約將來共事一夫旣聞周生溺於嫖賭置諸不議及女喪姑治素偕來相唁女旣悲其姑之遽逝復傷其夫之無良慟不欲生治素並勸之且曰姊曩以智囊自負而今安在哉徒哀無益不如早爲之計女被提醒乃與治素設計俾醒癡迷生一日出賭場門欲訪新豔邂逅二少年一姓單字誨歌一姓正字仁新與語大悅約赴茗樓頓成莫逆生以意告之單曰近聞蘇臺初到二姬芳名鼎盛錢塘蘇小恐不得專美於前吾等亦欲往訪盍同行乎生悅願爲執鞭急雇舟抵江該

好白相第六期

妓院在金闌門外。前臨通衢。後泊湖船入室。則棐几湘簾。圖書筆硯。位置天然。庭桂飄香。階桐落葉。架上鸚鵡喚客來。卽有垂髫美婢。送茶旋引。二姬出。豐腴者曰治春。清秀者曰素秋。燕瘦環肥。並皆佳妙。該院待單正頗薄。而待生頗厚。單正敗興拂袖去。生至此色授魂消。魚更三躍。未肯言旋。治約以明日同遊。留園。生勉強返日。未午卽攜資往。二姬先在船相候。治著澹紅薄羅夾衫。素衣陰白。湖綉夾襖。于是舟中小宴。酒闌歸抵妝閣。生欲真個銷魂。治曰。鵝母倚兒等爲錢樹。君能量珠爲贊乎。問春價若干。曰非萬金不可。

傾產

生已入消魂獄。如數報命。遂成美眷。由是金屋藏嬌。樂不思蜀。凡二年。治生子。二素。生子女各一。初尙由虞山寄致日用。後漸少。又後竟絕。半年後。遣龜奴到。

期六第相好白

家取資奴回報云房屋已被他人佔居夫人不知何往生大驚回家屋雖是而主已非人已遐問妻無耗尋僕不見里人皆曰田產房屋早已賣去卽衣服首飾及日用器具亦售質殆盡正紛鬧間有丐婦髮蓬鬆衣襤褛自人叢中蹣跚而來卽妻白氏也桐見大罵曰余出身本不薄母家猶富甲一郡今田宅已貨產業已罄有清單在此自恨命薄無顏歸寧又不慣從汝丐行將別事他人矣言畢手交其冊更迫令寫絕婚書生閱冊上年月支取各項詳載各物售價甚細轉念治素二姬待我不薄可乘此休妻與二姬圖永久乃立寫休書妻持之去。

逐客

生旣與妻絕仍至妓院治素等迎詢家事囁嚅不能言問之再三始以實告二

好白相第六期

姪頓變其顏色漸與冷眼相向初僅語涉嘲笑繼乃辱罵終且下逐客之令生進退維谷不得已乃出被逐後孑然一身寄人檐下寒無衣飢無食時已孟冬朔風凜烈鵠面鳩形勢將墳溝壑不得已沿門託鉢流爲乞丐受人呼叱垂頭喪氣忍辱受之生本富貴中人從未嘗此趣味今則月冷街頭霜寒橋面飢腸轆轤無過而相憐者窮極計生思一試其空空妙手乃蛇行至郴學究家竊得竹竿未收之衣隱於廁中聞內有聲曰其有穿窬之盜歟龐也吠繼又聞曰恐有穿窬卽有老翁持燭出見衣已失遂責其子曰余迭呼穿窬歟疑辭也決辭難道汝四書都忘却乎汝擁婦熟睡不出捕賊今竟何如言畢閉戶而入生將衣付質庫亦僅得數百文

被拿

迷津夢醒

五十一

賊胆往往愈偷愈壯。况貪心不足。人之常情。某夜至一處。見高垣厚牆。狀甚豪富。正徘徊間。忽遇短衣窄袖者二人。亦同類也。相約穴壁而入。自後園直達內室。人盡睡熟。默無聲息。乃傾倒而出。仍經後園。幸無人知。方期相慶。分贓。豈料與衆墜入陷阱。兩旁走出健僕十餘人。將賊衆盡行綑綁。蓋早已佈置完備矣。

簾訊

衆賊被拿後。羣僕擁至外廳。丫環十餘人。傳主母命在內廳隔簾親訊。斯時。但聞嘲笑聲。吐罵聲。生羞縮不語無地。自容被衆婢僕牽入內廳。見堂上燈燭輝煌。耀如白晝。聞簾內鶯聲嬌叱曰。賊在何處。可一一報名來。聲音似熟然不能記憶。生沒奈何。將已名報上。簾內又叱曰。汝非前清周制憲之公子耶。敗壞家聲。一至於此。本應究辦。念汝祖若父名譽責掌五十。然後釋放。汝願否。生不敢。

## 第六相好

應又聞簾內有勸阻聲。旣主母又曰：汝旣爲周公子姑念初犯且恕之令効力贖罪。家中現需傭僕一人專務洒掃思欲以汝補缺柰汝賊心未死恐不安於職。倘肯自誓以後痛改前非並寫伏辯自認作賊悔過否則明日送官懲辦生至是覺從前種種之非頓生愧悔對天自誓并書悔過切結主母命婢取洋兩分與二從賊曰想汝等皆良家子弟未必甘爲鼠竊今持此洋可作小本營生母再蹈前轍被人捉將官裏去不獨出醜且當撲作教刑也衆唯唯叩謝共呼娘娘萬歲抱頭鼠竊而去卽有婢取半新不舊之衣服至爲生更換并令盥沐作僕。

生從此安分守已甘心服役眠甚晚起甚早勤懇謹慎勝於常。每日内外室中几案洒掃無纖塵如是數月未嘗須臾偷懶性情旣異須面色亦光華一日。

主母傳令嘉獎升爲書僮進內書房伴公子讀

邀寵

生旣升書僮入內書房見男女公子四人面龐類已生甚愛之時師傅未至生爲之敎導公子皆相從之一日又傳主母命升爲總管卽有僕一名捧房屋田產細冊呈上又授陞降全家婢僕特權生旣爲總管尤加意勤慎數月後有婢來謂主母命令入見面詢家務及抵閨門蹀躞於外不敢遽入婢笑不可仰連催不已始鞠躬而入詎入後見所謂主母者鮮衣豔服端坐閨中乃髮妻白氏也治春秋二姬旁侍其次爲單正二友暨院中龜奴及親族人等卽賤伴二名亦環立左右生大駭白氏含淚曰嘻郎不肖一至於此乎亦知妾之一番苦心乎諸長者均目覩設妾當日若規諫是直驅郎於死路否則坐視全家凋敝

期六第相白好

妾愚不至此。貲宅求二妹，飾妓女託舍弟，扮龜奴治妹之兄。單君素妹之兄，正君引郎入八陣圖。若真爲銷金鍋，試問郎君三年何絕不一覩。鵠母除單正，二人外並無他客。且表兄洪直、洪鈞混雜賊中，偵探幫作狗盜。郎承祖父資已竭，且爲丐與賊對於妾亦已斷絕婚姻。今種種筆據在此，無庸口舌爭。妾苦守孤枕，忍設醜局，始保脂膏。且督課耕織，自有盈餘與汝無涉。倘從此肯矢志發奮，讀書上達，以補前愆，尚可仍作主人翁。生至是不覺放聲大哭，伏地自誓。女見其意誠，亦互抱悲慟。治素等均相對而泣，兩勞戚友無不下淚。女續言曰：「妾數年來略知治家之道。君此後宜專事學業，留意前程。家事由某與二妹擔任。君無用顧慮，請將出納簿籍交下。不則請各自便。某有金錢，有子女亦可守門楣。不須藁砧也。長者均在，盍早爲計。」生涕泣誓天日，願如教。衆見玉成，始去。

發奮

好白相。生從此發奮自勵。兼習武藝。凡槍炮之製造。軍旅之運籌。戰陣之進退。莫不精益求精。求精默識。心融未幾。邊界有警。內患乘之。國事危如壘卵。生目擊時勢。上安攘。十策洋洋。數萬言洞中肯綮。當道賞之。徵入營中。爲參議。生恃上官之信。於各隘口要區分設防禦。佐以戰艦。外人無隙可乘。拱手悅服。生又出寄兵於皖。楚間。凡三戰。將匪類蕩平。獻俘北京。內外肅清。安如磐石。

歸田

天下既定。民長論功。以生爲首。屈卽令都督大江南北。生抵任三年。興利除弊。物阜民康。各省彷行。中華富強。甲於各國。三年期滿。仍被公選續任。女勸生急流勇退。遂力辭再三。始許。薦賢自代。退歸林下。向慕西湖勝景。遂築室於六橋。

期六第相白好

三竺間園亭精緻水木清華子孫繞膝年逾八十猶康健如少年汾陽富貴壽考恐不能占美於前矣



奇情小說 白髮紅顏

病夫

期六第白好

四川周某忘其名。採樵爲業。孤身居峨嵋山中。年九十九。尙未婚配。精神矍鑠。健步如飛。茅屋半間。僅蔽風雨。每日赴山採薪。所得輒鬻於附近豆腐鋪。吳翁家習以爲常。額一定之價值。無片言之相斷。以故賓主甚相得。不啻一家人也。吳某年屆六膝下。無兒祇有一女。二九年華。粗諳文墨。雖小家碧玉而姿容豔麗。絕不類庸人產也。更能先意承志。不憚操作。精女紅。里中有神針之譽。烹庖縫紉。之暇。輒與父母津津道書中典故。每至妙語解頤之際。一堂粲然。父母甚鍾愛之。不啻拱璧也。女名大喚。問名者亦踵至。爭相委禽。翁選擇頗可以故。年雖及笄。猶在待字。會翁花甲大慶。翁謂周曰。明日係余母難。略具粗餚。幸翁。

## 好白相第六期

顧我敍譚勿爽約。周欣然應允。及期而周不至。翁意周素重。然諾今者負。約得勿病乎。趣往觀之。旣抵周所。見周顏色和藹。無病容態。卽怒責背約罪。累人挂念。周笑謂之曰。昨日入山。擬伐薪作壽禮。不意過一深溪。陡見白光一道。由地下直透霄漢。雙目幾不能睜。一霎而逝。余戲就其地而掘之。得大小數罐。啓視之。纍纍者皆黃白物也。竭我力而運轉之。現匿牀後。終日籬守。不敢出以致爽約。言畢。引翁往觀。意甚樂。翁視之果確。乃謂周曰。汝孤身居此。挾有重物。縱不患虎狼。寧無盜賊慮乎。我爲汝於城內覓一相當地。何如。周甚然其說。并求其速。不數日遷居城內。華廈中婢僕成行。器皿齊備。儼然素封家也。越日。周以三千金酬翁之德。并謝其玉成勞。自此往來更稔。吳周兩家遂不復理舊業矣。一日。周見翁忸怩不言。面現赧色。翁怪問之。遂覲然曰。余雖老邁。尙未龍鍾娶婦。

白髮紅顏

六十

好相白第六期

之想本已付之流水今者上帝錫余多金頓成巨富可否倩翁代聘一婦年齒無論惟須閨女方合二婚再醮則非老人所樂從幸翁代物色之聘金多寡不計也翁告其妻相與作鶯鶯笑姑且虛與委蛇妄應之事隔月餘無人肯與老人締姻者周求牴心切頻往催促翁支吾無計時吳女年纔十九忽跪請曰兒願婚周叟矣翁媼愕然女曰父母之意不過以周老而女齒穉耳雖然人各有命兒如命薄雖嫁年相若者未必不中道分離如兒命佳或此叟猶有餘年且父母無子女恨不能作男兒以孝養終身今者我家溫飽實賴周惠飲水思源父母理應爲之執柯締姻名門以酬其德雖然年已百歲墓木已拱世俗恆情孰肯以紅顏配白首乎吾恐走遍天涯良緣難覓則周終老於鰥矣父母亦終不免失信於周某也能慰其癡望者厥惟犧牲女身結此良緣兒願作天下之

好 相 白 六 期 第

愚女子闢世界之創聞。倘或天鑒愚忱。幸獲子嗣。吳周兩姓之宗祧不致絕望。言次紅暈於頰。若有不勝羞者。翁媼聆此議論。頗覺中肯。既思與周聯秦晉。甯不謂親隣竊笑乎。互商再三。終礙於行周微聞其事。大喜陰感女之知己。亟遣媒往說。費數日之磋商。獲雙方之同意。却扇之夕。觀者盈門。僉以爲奇人奇事。喧傳遐邇。播爲美談。而白髮老翁紅顏少婦。倡隨之樂別饒樂趣。未幾孕懷年餘。獲兩麟蓋。孌生者聰穎韶秀。酷肖其母。一依外家延吳氏嗣。讀書能文。少年入泮。叟爲之娶婦。天倫之樂固非女初料所及。後吳女先卒。時年五十九歲。兩孫繞膝。殯葬之際。叟哭之慟。未半載。叟亦無疾而逝。時年百四十歲。故其墓之附近土人名之曰百四十村。至今周吳兩姓丁財猶稱繁盛云。

病夫曰。近今男女之喜自由結婚者。無非取美貌少年。彼貪我愛而已。吳氏。

期六第相白好

白髮紅顏

六十二

一鄉村女子能破除此習創天下所未聞甘作老人婦以續兩家之宗祧無他爲報德地耳否則周某將終其身作老鰥矣徒擁多金而虛嗣續則枉死城中腰帶不得半文去賴吳氏之深謀遠慮延兩家之香火俠骨熱腸實超  
出尋常萬萬。

言情小說

洪喬雪影

(續)

漁幻

翌晨天將破曉。鳥啼樹枝初升。旭日雜樹映紅。余等下榻漱盥理髮畢。館役餉以芳茗細點步出階前。見桐葉蕭蕭散作飛蝶舞。一灣濠上便如莊叟之觀已而憶及日昨之中年婦告旅邸之地點。遂與族兄整冠著履蹀躞前行。遙望粉璧紅樓雙扉半閉。余等排闥入女郎把卷斜倚欄干。忽睹余至起身玉立中年婦呼傭烹茗陳點款待殷殷。余熟視女郎不復昔之作羞澀狀。談吐風生余莞爾謂女郎曰。昨聞姑娘芳字未知何所取義而用此風雅之名。女郎曰。方言吾呱呱墜地時正值嚴寒。玉龍飛舞梅華盛放。馨達庭前。吾父觸景生情爰定其名。余繼曰。是尊翁之妙想。非故得此徽號。巾幘之先聲。舍君其誰屬哉。且

好自相期 第六

問姑娘在校幾歷寒暑。著幾經科學。女郎屈指曰。如經史地輿圖繪刺繡算學。格致西文。無不畢習。入校已五稔矣。尙待兩學期行將卒業。然亦徒相皮毛耳。言之自覺赧顏也。余等同聲贊揚。姑娘亦謙遜數語。旣而曰。今蒙先生枉顧。款賜教言。所謂同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馨從此茅塞頓開矣。時中年婦見余等文字。譚心偕其族兄外出女郎。又言曰。聞先生肄業南偉。烈大學程級頗高富於理想。將來於社會上可展其才也。余喟然曰。韶華虛度。學問頗疏。姑娘之譽殆過當矣。少頃女郎述及其族姊之性瀟灑異常。頗嗜古風。工於詞詠。一日敍晤。以地之扁圓相質。問予引證三事。以釋其疑。試觀月蝕。實爲地球之影蔽於月面。足見其地形。寓圓其證。一。遙望巨艘。首見煙鹵。漸趨漸近。艘身始現。其證二。古有行船遍厯一周。而仍在原處。其證三。是地球者。共闢東西兩半。六洲寓焉。

## 好白相第六期

在東半球曰亞歐非澳。在西半球曰南北美洲。蓋地球壹行星耳。於八大行星之第三列就其軌道繞日輪次而行故炎涼溫冷春夏秋冬四時之象毫釐不爽此地球之真相也。姊聞予言心始豁然抑若導其迷津而喜溢眉睫矣。於是醉心研究歐譯新學。從此時相過從交換知識灌輸新學不少如切如搓如琢如磨其斯之謂矣。余聆雪馨諸語知其學術根底已深。傾慕之忱愈以固結。俄而夕陽西墜。伊叔公畢返旅族兄爲余紹介覩其狀則四旬有奇衣冠楚楚和藹可親彼此握手爲禮略敍寒暄族兄代余緬述身世彼則眉飛色舞若不勝其欣躍而相見之恨晚也。未幾傭報晚膳同步餐間但見朱漆染棹五椅周圍作棗紅色返映燈光射入粉牆輝煌如畫此時之女郎益形其嫵媚女傭侍側傳遞周旋伊叔謂余曰今者敝宇客臨實出意外諸都簡漫負歉殊深明日僕。

# 期六第相白好

洪喬雪影

六十六

攜內姪女趨前聆教余與族兄相繼謝曰余輩年穉安敢受長者晉謁茲又餉此盛殼齒吻流芳五中銘感語次遂披襟捧帽挽族兄邁步出門彼女之叔若矯倚闔注目送之此係來天池二日之事實也

(未完)



小 豔 情

# 春閨夢

(續)

慧 禪

## 第四回

南部鶯花已成陳跡

東山絲竹卽是蒼生

好 白 相 第 六

上卷書中說到老二同他妹子老四兩人坐着一輛夜馬車從亨白花園回到院中已經旭日東昇就沒精打采的和衣睡去迨至一忽醒來時已過午一看梳粧台上時鳴鐘已有一點三刻姊妹兩個卽忙起床當喊粗做娘姨倒了兩盆面水各自揩過了面便把午膳匆匆吃了又各對鏡理妝費了許多時候始各切理得光光滑滑打扮得整整齊齊老三便對老四說道你在院中等着不要走開一步因爲今日張老要來碰和許老要來吃酒我因要去看那穎川公

## 期六 第相好

子不得不往外邊去走。一遭老四答稱曉得於是老三出得門來先去到三馬路找那何大塊頭齊巧穎川公子也在那裏談笑不期而遇喜出望外老三責問穎川公子昨夜爲何不來坐夜馬車穎川公子就把日來家教森嚴不能在外過夜的話附着老三耳朵輕輕說了一遍老三會意點頭微笑斯時何大塊頭看他兩人如此親熱也不免見獵心喜竟有些豔羨起來等那老三去了正想要尋一個多情多義的妓女供他消遣消遣恰巧有個天津下來的妓女叫做紅珠在福祥里鋪設房間從前也會在上海兆貴里掛過牌子的原名叫花文仙當夜都生來邀何大塊頭到小花園菜香圃去吃酒同座有個謝公慇懃何大塊頭去叫條子不多一刻工夫紅珠應召而至帶着雙擋烏師着實有些風頭一個烏師撮笛一個烏師理絃紅珠就提起珠喉唱一齣算糧登殿歌聲。

好自相

期六第

既止餘韻繞樑紅珠又與何大塊頭說了幾句親親熱熱的話獻了一回殷勤然後道聲對勿住始向衆告辭而去其時郁生叫的局是王霞王小蓮謝公叫的局是龍寓花如意在北里中都是狠有名氣的環肥燕瘦翠繞珠圍雖南面王亦無此樂少頃局都去了郁生惠過酒鈔三人下樓回到寓所郁生就問謝公方纔叫的龍寓看他珠光寶氣闊綽異常彷彿似天仙一般究屬何等樣人呢可否請你賜教賜教也好讓我明白明白謝公嘆着一口氣道不要說起這是鄙人十年前的女門生曾點過他第二名四大金剛從今四金剛中只有賸他一個其餘如蘇雲蘭謝情香程靜蘭嫁人的嫁人輟業的輟業好事不常變遷甚速所以冶遊一道頓覺興致全無不像你們年輕人捨不得軟紅塵裏愛花如命見色欲狂日日吃酒夜夜碰和一擲千金不稍吝惜一朝金盡囊空反

期六 第相白好

眼若不相識。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是過來的人。久已看破世情況。且家有豔姬。美妾樂得早些歸隱東山。一樣調絲品竹也可悅性怡情。郁生聽了這一番話。游興也慢慢的淡了。王霞那邊亦不常去。正是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不多幾時。謝公果然買舟歸隱。揖別上海。絕足青樓。惟青樓中的妓女。有大半後出淘的前頭。也是謝公在那花天報上橫開一次花榜。豎開一次花榜。什麼狀元榜。眼探花進士。一年兩科提拔起來。因此謝公去思幾遍。衆香國裏到了臨走的那一天。一班妓女開歡送會。也有買絲繡的。也有沿途送的。直至江邊始行分別。謝公站在船頭回望岸上。花枝俱各坐着。汽車馬車。唧轡接尾。緩緩歸去。雲散風流。心無罣礙。趁着一篙綠水。就此解纜。開船不到兩日。駛抵東山。美妾豔姬爭相迎接。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要知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

期 六 第 相 白 好

解。

春  
闔  
夢



(未完)

七十一

小說寫情 愛情淚

天憂我生

余傷心人也。生平善病。工愁。每當花晨月夕。莫不唏吁感概。一日獨坐無聊步。入名園。但見楊柳臨風。芙蓉映日。一種妖娜娉婷之態度。粉白脂紅之顏色。直映入眼簾。斯時也。神魂飄蕩。一片芳心。竟不能自持矣。且嘆曰。誰家碧玉有如此之美麗也。

凝神細思。如夢初覺。始知方觸于腦根者。乃小蠻之腰子之面也。

霎時悲聲四起。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令人不忍卒聽。自嘆曰。此人傷心比余尤甚焉。

遂沿假山繞曲徑而行。於叢林之中。忽現出一座高大之樓臺。但見殘荷滿池。

好

自

相

期

落葉盈踏水中之金魚一一可數狀甚樂也。

不料一時金風怒號如奔騰走馬而來翠竹蒼松隱隱似有環佩之響霎時風平浪盡池中之鴛鴦見人而飛狀甚驚慌。

余覩此景眉頭雙蹙悲憤交加似心有難安狀卽垂首而行至一所在則見粉壁紅牆雕樑畫棟不覺呆然獨立如夢如癡忽聽樓上微微有笑語聲盡聽之則吟詠也遂躡足上步入空庭略小憩一息忽聞琅誦曰此生修得雙飛侶願羨鴛鴦不羨仙讀畢嬌聲滴滴餘音嫋嫋有碎玉裂帛之聲攝魄牽魂之句令人之意也消。

約半時許戛然一聲窗櫺四啓內蒙以紗帳其語言之聲竟能分明浪逐于耳鼓之中焉。

遠聽得丫環云小姐獨坐深閨愁悶若此何不到前院去打鞦韆作玩兒去小姐應聲曰好好未幾履聲得竟下樓而去

余心急甚恨不能插翅飛入重門忽心生一計逃在庭後之大假山下暫時迴避盡聽之則聲已遠矣呆立半嚮但聞得樹上黃鶯婉轉嬌啼一若助人之惆悵也

遂沿草徑步出苔階則見院外春光花園錦簇一種之脂香直透腦海而來不禁啞然自喜心花怒開曰此殆月殿嫦娥洛妃仙子謫落塵寰豈不令小生靈魂兒飛上半天乎

急隱身牆下以窺其動靜未幾而玉人如輕風楊柳珊珊而來有丫環從東面帶笑走上手拈醉海棠一枝恭恭敬敬獻於小姐玉人接過一看方知此花盛

好。白。相。開。於。吾。園。也。

遂扶丫環入肖花僊館去看海棠。余遂尾其後步到館側。但聞得玉人說此花好。不比那花好。丫環應聲答曰海棠好。不比小姐好。玉人舉目而言曰胡說。我怎樣好。爾說來不然。定罰你在此管領羣花司園丁之職。丫環不暇思索。忽想出五絕句一首。遂高聲朗誦曰：

姐手援花枝。花容和姐鬪。姐貌果羞花。花應落姐右。

玉人聽畢。微笑不語。未幾曰好。丫頭不謂爾靈敏若此。爾有如才。當不讓康成。之侍婢矣。

語畢隨喚素香到書房裏拿出筆硯來。待我題兩首海棠詩罷。其詞云。  
啼烟泣露可憐姿。乞得春陰護惜時。莫詫淵材空有恨。放燒紅燭照高枝。教

人無處不相思

不與羣芳鬪，豔姿亭亭玉立強。支持美人血淚原無價，化作名花一樣癡。（  
相傳秋海棠爲楊大真血淚滴下所化。）

題畢返復琅誦數次，誦畢遂扶丫環返香閨去矣。

余是時聽得呆呆獨立默想世間竟有如此敏捷之女子而又品貌雙全。余一生能得此玉人一結知己可以無憾。今至此誠不負此一遊矣。古云明珠投于溝渠璞玉埋于崑山誠可惜矣。余一番癡心妄想，旋轉於腦海之中。如槍彈之擊刺。一時神經錯亂。如顛如醉。竟不自知矣。

遂信步入館中。但見嬌花豔葉，亭亭玉立真有沉醉倚西風之態。神魂甫定，忽然想起玉人所題之詩，欲與之一和。但見璧上珠璣淋漓，如龍蛇之飛舞。細視墨

跡尤未乾也急索筆硯亦步韻敬和兩絕其詞云。

天教生就惱人姿最是含愁欲訴時儂與春風不會識曹邱誰仗上高枝  
霏霏細雨點幽姿入夜芳心不自持花自香銷幾入骨東風牽惹又情癡題畢忽聞天際霹靂一聲狂風陡起鳥雀喧嗔不知何事步出館門但見彤雲四佈冷風透骨方知天將降雨也且行且思突來一片白光射入眼簾遂趨前

一看則一幅香羅手帕也

其時風雷更急吹人衣帶有如紅蜻蜓不禁之勢故不暇細視遺物遂袖之返寓焉

及抵書房細審袖中之物不禁啞然曰天緣有分竟教爾作紅絲矣打開一看則見上面黑者絲也白者綾也其所刺繡者無他乃詠榴花一絕詩也其詞云

## 好相白第六期

期六第相白好

愛情淚

七十八

榴花燦爛似紅霞。影瀉西窗映碧紗。不與羣芳爭豔質。偏來裙下鬥芳華。  
下署羅叢菊題。閱畢拍案叫奇。莫非冰人遣此羅帕作媒乎。細嗅之芳氣襲人。  
渾欲醉藏之視。同拱壁。

(未完)



期 六 第 相 白 好

※※※※※※※※※※※※※※  
小 說 情 敵

(續)

劍 鹿

情海茫茫都由冤孽愛河滾滾陡起波濤初生母以愛兒故自幼卽爲生聘張氏女女固賢淑多才生與母均愛重之故生聞秋秋求鳳意卽郤之不意秋秋癡願已深聞生言如滿項灌以冷水怨恨一身竟成薄命遂暗泣而歸數日不復來院生方疑盼忽金家傭媼至始悉秋秋患咯血疾甚劇蓋秋秋素有此宿疾自聞此極不如意事則終日含愁填胸抑塞而其疾遂復發矣母大驚不知病之所由秋秋不諱詳以告母曰癡者兒也彼既有婦兒豈不可他字耶秋秋泣曰兒何薄命如此若彼郎君竟不得長侍巾櫛兒誓不適人矣病乃日加時夢囁曰旣生金何生張終身爲儂之情敵母不得已乃商之於生生覩女狀抱

歎殊深然終無良策惟日夕侍秋秋榻旁久之病漸瘳於是家人無不私向慶幸孰知好事多磨驪歌忽唱女病方瘳而生母忽病來諭摧歸生性孝遂辭秋秋回杭秋秋乃慘然曰今日一別後會無期願君斯去乘長風破萬里浪一日千里以償大志勿以薄命人致灰壯志妾爲君馨香祈禱者語畢淚如雨下生泣曰卿母過悲余有一線轉圜當如卿願秋秋嗚咽曰恐無此福緣焉二人哭不能仰既而曰君行日妾不顧送蓋妾性善哭分離時恐失常態更傷君心嗚呼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地角天涯風流雲散秋秋一席話不知痛煞天下有情人不少而况王生身當其境平生聞母疾歸心如矢半肩行李僕負相從詰朝乘滬杭車歸抵家則母疾已輕心始慰然秋秋之念刻不能忘一日晨起手持一卷在庭前披覽忽郵差持函至讀未竟而淚如白雨跳珠全身知覺盡失大

期 六 第 相 白 好

呼曰卿乎卿乎儂負汝矣一慟幾絕來書云

某弟展閱分別月餘余家忽遭顛沛悽苦不堪自君抵杭妾不意一縷凝心愈結愈固纏綿床褥渴念君歸雖然雲山無恙人跡杳如仰首呼君而君不應某夜忽勉起榻行搖搖欲顛爲婢扶持勸我伏枕靜養妾叱曰余何病而勞汝婢之曉舌耶婢笑曰小姐猶云無病恐病又作矣妾正思持竿逐婢而余兄忽至面現戚容覩余曰妹乎今疾可稍愈乎妾聞兄語如夢初醒兄復告余於病時狂呼狂哭癡癪不知人事余始信病入膏肓然斯時所最奇者則余之親愛之阿母今何不睹乃詢兄兄悽然曰母外出爲妹訪醫去妾聞語曰母乎兒勞母奔波兒罪深矣少頃夕陽西沉母猶未至余望之切屢詢僕婢輩或不言而去或云未歸余愈奇之妾覩榻側無人祇餘小婢在余復

期六第相白好

情敵

八十二

詳詢之。嗚呼。王君乎。汝知婢之所答。雖死。尙不得贖。余之愆乎。妾書至此。妾手顫。妾心痛。妾淚滂沱矣。蓋母竟以憂兒疾。二日前患疾辭世矣。嗚呼。妾病初愈。既痛母親復嗟薄命。遂咯血不已。雖經妾兄之調治。而妾惟求速死。以了此殘生。今稍振力。勉作此書。遺君度。君得書之日。即妾絕命之時矣。望君得此書。切莫哭我。是喉塞不能償還君之淚。若念妾見書來。滙呼妾名而奠於靈幃。前幽冥雖隔。或得一面之緣也。秋秋絕筆。

民國三年九月三十號出版

好白相小說第  
一期

每部一冊定價大洋一角

編

輯者

豐 茲

城

陳

耕

中

散

漁

總發行者

新劇小說社

書

劇

書

社

社

印 刷 者

三 楓 小 說 社

書

劇

書

社

社

版權  
不准複製  
所有

代售處

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南北掃

葉林

書山

房

海 民藝

鳴新

左

小

說

社

社

# 購書者諸君注意

本埠各大書局及新劇社分售處

## 外埠分銷處

| 雲南    | 湖南    | 河南   | 京    | 北    |
|-------|-------|------|------|------|
| 同文會   | 昌明公司  | 共和書局 | 自強書局 | 鴻文書局 |
| 開明文書局 | 教育圖書社 | 中華書局 | 龍文齋  | 富強書局 |
| 六藝書局  | 啟新書局  | 啟新書局 | 自強書局 | 鴻文書局 |
| 福建    | 油頭    | 重慶   | 成都   | 天津   |
| 厦门    | 杭州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文德堂   | 德記書社  | 西山房  | 西山房  | 直隸書局 |
| 鼎新書局  | 女子發行所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宏文閣   | 錦文堂   | 西山房  | 西山房  | 新華書局 |
| 上海    | 上海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福州    | 福州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泉州    | 泉州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天     | 天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無     | 無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州     | 州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蘇     | 蘇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瑪     | 瑪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文     | 文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小     | 小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振     | 振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說     | 說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林     | 林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福     | 福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 記     | 記     | 崇文書局 | 崇文書局 | 新華書局 |

外埠如欲用郵票購書者以九折計算空函不覆